

與前述真實存在伊格言所著的《零》作之內容組成幾乎相同，這便是伊格言的第一重設計。延續此設定，Adelia是由伊格言所建構出來的角色，但由她視角出發的第一人稱報導卻不具備全知模式，報導之外的受訪者狀態、相關背景以及隱藏在Adelia這採訪者背後的故事皆被抹除痕跡，採訪者得到的資訊是片面的，敘事者所透露的個人訊息也是片面的，如此雙重鏡像對映產生無限多的虛像，此便是伊格言的第二重設計。因為多重框架的限制，讀者很難將真實的《零》當作長篇小說來閱讀，只好暫且將6篇報導視作各自獨立篇章，一篇接續一篇試圖找出彼此關聯性，赫然發現每篇都在引導讀者產生更多疑問，直到卷末附錄Adelia與色情電影大亨的對談，才向讀者拋出阿里阿德涅之線，引領讀者走出前六篇報導所留下的謎霧。未來出版的《零》以對談來完成自問自答，同樣伊格言所著的《零》也以與韓松的對談來剖析他的創作動機與意圖，兩相對照彷彿轉心瓶般內外結構各有深意卻又可視為一體，這是伊格言的另一道設計。

伊格言在擔任小說選編者時曾寫道：「好小說應有『鄭重而輕微的騷動，認真而未有名目之鬥爭』，海面儘管可平靜無波，但冰山之下，內裡必有主題、黑洞、奇點，裝載著作者關切與情感的集中場域。」顯而易見《零度分離》已達此標準。正文以6篇訪談報導為主，透過Adelia的陳述讀者了解到受訪者的故事，但也僅限於此，衍生而來的許多詰問、質疑在採訪中不曾被提及，僅在讀者心中瘋長：人是甚麼？意識、靈魂與語言是人類所獨有嗎？類神經能干預愛情嗎？宗教改革以來的諸多核心命題在小說文字外反

覆被扣問。不只是議題的延伸，在報導文學冷靜自恃的表述之下，隱沒伊格言各式複雜的情緒，他對人類至上的自私有所批判，卻又哀憫人類的脆弱，也同樣被Richard Russell事件觸動內心深處，全書充斥太多情感卻又極力彈壓，反倒徒留一地荒涼，如文中結尾所述：「印象中我從未如同此刻感覺我的人生竟如此短暫一如螻蛄，又何其漫長一如宇宙洪荒。不，更正：我的餘生。」便是閱畢的最佳註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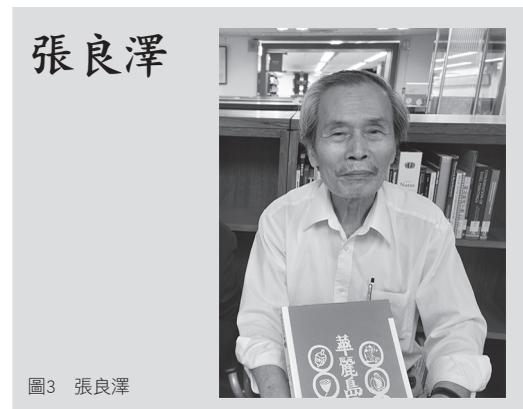


圖3 張良澤

台灣文學的採玉人，其樂亦是其志

當我們談論張良澤時，我們會討論什麼呢？1997年張良澤首度入選台灣文學年鑑焦點人物，緣於他擔任了台灣第一所以「台灣文學」為名的大學科系系主任，同時他作為作家、翻譯家、評論家及長期致力編輯台灣作家作品的成就，亦於1995年受到府城文學獎的肯定，獲頒特別貢獻獎。綜觀台灣文學已走過七〇年代的風頭浪尖，八〇年代尋脈紮根的穩定發展，九〇年代納入正式教育體制化，今日文壇早已闢出一方專屬於台灣文學的天地，相關系所、課程遍地開花；然而

張良澤的聲名卻隨著時間隱沒在燦爛光輝之後，直到2020年年底發生真理大學台灣文學資料館換鎖封館事件，該校台文館創辦人兼名譽館長張良澤之名才又躍上版面。

張良澤自18歲起，於各大報發表小說、散文以及詩作，成果斐然、筆耕不輟；28歲赴日就讀關西大學中國文學研究科時轉向以翻譯及評論為主，尤其是翻譯了三島由紀夫《金閣寺》一書。學成返國後於成功大學中文系兼任，首堂課講授魯迅的〈故鄉〉，後續卻遭到制止，張良澤便改以教授台灣作家作品為主；那時是1970年代，這群尚未被文壇所重視的葉榮鐘、黃春明、鄭清文、楊青矗、鍾理和等作家首度得以堂而皇之地在學院中被討論，「台灣文學」的第一塊拼圖初露端倪。於此同時，張良澤開始著手編輯彙整「台灣鄉土文學叢刊」，將楊逵、吳濁流、鍾理和、王詩琅等台灣本土作家的作品一一網羅，這些成果皆成為日後台灣文學一塊重要的礎石。其後因政治因素，張良澤出走台灣前往日本任教，雖身在海外，卻心繫台灣，除了廣續編輯作家叢刊外，他於筑波大學開設「台灣文學課程」、津田塾大學開授「台灣文學與文化」等課，亦於世界各地參加各式座談會，莫不以台灣為主題核心，他所思、所做、所憂皆是為了台灣文化的發掘、積累與傳播。1997年真理大學成立台灣第一所「台灣文學系」，張良澤出任首屆系主任暨台灣文學資料館館長，至2009年張良澤退休時該校授予台文館名譽館長頭銜。

台灣文學受到歷史與政治的影響，長達數十年湮沒於廣袤的主流文壇之下，始終無法「正名」及享有獨立的論述空間，然期間仍有不少作家與研究者守護著這座名為「台

灣文學」的寶礦，希冀有一天能淘澄出真金白銀，張良澤即是其一。他抱持著「台灣人是有文化信仰的」信念，故堅持不懈推廣台灣文學與蒐集相關史料，數十載如一日，真理大學台灣文學資料館便是他淘洗出的重要寶藏。退休後張良澤仍固守著這座寶庫，時不時能看見他於館內抄寫的身影，儼然成為資料館裡最珍貴的一道風景。只是2020年年底校方決定將資料館遷回淡水校區，在缺乏溝通與協調的情況下，二次斷然更換門鎖導致張良澤被拒於門外，此事經友人披露，引起爭議，後續教育部成立專案小組進行研議。隔年4月，張良澤號召近百位藝文人士召開「台灣文學國家園區」座談會，期望連署催生園區。

在文壇大老鍾肇政面前，張良澤稱之為「大哥」，自稱作「老弟」，交誼逾半世紀亦不改其稱。張良澤如此恭敬的態度，同樣也適用於面對台灣文學這座巍然大山，他曾自述他的所為只是一個開端，僅是冰山一角，他也不該獨占祭壇太久，這個祭壇是屬於所有台灣人的。